

【我读我思】

# 生之不在，便习惯死亡

□刘天放(大学教授)

张贤亮先生驾鹤西去，让我充满了伤感!我是读着他的小说进入成年的。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早已铭刻在心，而他的《习惯死亡》则是我的最爱。张贤亮的好友、作家高建群曾评价:“那一年，高行健先生刚刚获奖，一位美国访问学者请我谈感想。我说，这个瑞典火药商设的奖，也不是那么太神秘，这个奖，如果要颁给中国作家的话，第一个也许就是写《习惯死亡》的张贤亮……”

我偏爱他的《习惯死亡》，盖因每次读完，就像被折磨后枪毙了无数次一般!那心灵的震颤、无助、惆怅、麻木、恐惧，给人造成的一次次灾难般的经历，也就是他张贤亮能刻画得出来，换成任何人，似乎都不会如此入木三分。这是一部用碎片化语言、结构、情感完成的小说。“文革”中的非人性苦

难与性始终是张贤亮小说的主题，死亡的气息异常浓烈。

张贤亮生动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心灵备受重创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绝望的精神世界，强烈地抨击了当时的极左思潮，悲愤地控诉了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历史性灾难。那是一个人性被压抑的时代，想超越自我，奢想人性的解放，简直是痴心妄想。反叛和解构，只能带来更残酷的迫害。有人说，《习惯死亡》是一部字里行间充斥着赤裸裸“情欲”的小说，是一部“性放纵史”，真是这样吗?冤假错案、政治迫害，是毁灭他的刑场，而饥饿更成了他活不下去的刽子手。造成这一切的又是什么?张贤亮的作品中大都有性和政治两根轴线，往往是写性为辅，反映政治为主。那精彩的描写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令人叫绝。

他写道:“生，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情性罢了。如果死亡和散步一样轻而易举，人口过于膨胀的世界至少会自动消失掉三分之二。”他又写道:“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真正懂得贝多芬，因为他们弹奏的是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钢琴……卓越和不平凡全是被环境所逼，完全跟盗窃和杀人相同……男人骨子里需要的是一个原始状态的女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两者给男人提供了生活的意义、乐趣、灾难。那个被批斗和游街的主人公，最终懂得了投其所好，因为不会说好话之人都在运动中死了。是的，他的描写是扭曲的，主人公几乎每天都处于一种恐惧和麻木中，只能以原始的释放来掩饰精神的失落。一个靠思想和精神生活为生的人，只有用纵欲才能证明一点生的存

在，毫无任何精神可言，而这一切仅是他的错吗?需要清算的不仅是生理的冲动，还有那个疯狂罪恶的年代。

对一个连“报恩和报仇都没有力气”的人，你还能怨他什么?他都无力去死，你还奢望他什么?生之不在，便习惯死亡。像张先生这样真正历经过苦难的人，才更有资格谈人生、谈性、谈死亡。汪曾祺写家常美味拿手，张贤亮把饥饿当成写作的最好调味品。他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为了存活，他受尽屈辱。这个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屈辱、才华、弱点于一身的人，是让我感到文学之美的第一个中国作家。小说主人公“习惯死亡”。而张贤亮，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作家和成功商人，伴着他不朽的绿化树、绚丽的马樱花，也“习惯死亡”了，却也一同走入了不朽的历史……

【闲读随笔】

## 活在文字中的真爱

□巨心怡(中学生)

    随珠和璧，明月清风。  
    凌晨一点多，睡不着了，摸到枕边厚厚的那本《穆斯林的葬礼》，不如挑灯夜读吧。就这样，随书畅游。  
    书的前半部分整体是平淡的，表面风平浪静，然而由新月开始，便仿佛卷入了湍急的漩涡，一切都浮出水面，很快只剩下残骸。清楚地记得韩子奇被抄家的那部分，“玉王”眼看着心爱的玉被夺走，于是失魂落魄，仿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般痛苦。“六十年一个花甲，他这六十年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从流浪儿变为富翁，又从富翁重新回到一贫如洗，和原来一样，得到的又都失去了，等于什么也没得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他戏弄够了，摧残够了，他也老了，这才懂了。”“而人一旦把该明白的都弄明白了，生命也就懈怠了，他再往前奔，还奔什么呢?奔死吗?”这几句话忽然让我想到了《百年孤独》，几世几代，兴衰荣辱，最后剩下些什么?百年之前一片寂静，百年之后又重归于寂静。存在了，又仿佛不曾存在过，时间洗去了一切痕迹，逝去的人说是留在了后人的心中，后人却仍要逝去。

    百年孤独，人类一直孤独。《穆斯林的葬礼》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些悲痛、辛酸，最后都无法寻觅了。

    这样说来，人干脆不要努力了，苟且活着便是，不必有理想，不必有追求，因为到头来都只是一场空。

    然而书中却有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对生命有无限热情却早年夭亡的新月!我读着她的信念，她的爱情，却最终失去了实现这一切的生命，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想谈什么文学手法，我也不懂爱情究竟是什么，但我深深地被这种强大到足以维系一个人生情感震动。到了科学、医疗都无法指望的时候，却还可以指望这份感情，因为牵挂着一个人而死活咽不下最后那口气，那支离破碎的心脏，因此还勉强跳动着。

    爱情，是心灵的交流，是精神的砥砺，也是现实中的扶持。新月因为楚老师而重新燃起她对生命的希望，读书学习，与病魔斗争。她的身体垮了，可精神却是前所未有的饱满。韩子奇和梁君璧那算是爱情吗?两小无猜，感情深厚，包容关怀，什么都不缺，可是偏偏少了一分冲动，只是平平淡淡，那是亲情，是彻头彻尾的亲情。韩天星和陈淑彦那算是爱情吗?更像一份义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心灵与精神的交流，只有照顾，没有自己的生活。现在人们的“爱情”是什么?是喜欢，是婚姻，是家庭，是生计，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爱。

    爱跟财富、相貌、地位并列，其他几项得到的多了，爱情就少了。你有了金钱，有人会为了财富攀高枝爱你;你有了美貌，有人会爱上你的美而不是你;你有了地位，有人会为了权力而爱你。而这些爱，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一种悲剧。只有在你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好的条件、处境艰难时仍在你身边的人，才是真的爱你。我觉得新月和楚雁潮之间的是真爱，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是真爱，爱斯基拉达和卡西莫多是真爱。但他们活在文字中。人间呢?无从而知。

    当楚雁潮抱着新月冰冷的尸体哭成泪人，淑彦说，“新月，你活得值啊!”

    不论文学的造诣，不论文字的传神，这些关于人生和爱情的感悟，足以使我对它爱不释手。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 qibook@163.com

【作者自述】

## 被姑息纵容出来的一点优游与享乐

□老五(画家)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知堂说:“我们于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他还无不陶然地引申发挥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而我，日常工作之余的片刻优游与享乐，就是写字、画画。

    因是一己的优游享乐，我的写字画画，一定得排在陪老婆逛街、看孩子、做饭、给狗梳洗等等诸多生活曲目最后边，才会心安理得。家中地方小，原本有块巴掌大的地儿，也因宿墨常常散发出浓烈而不名誉的味道而最终被取缔。随着孩子的降生，老人过来帮忙，家中回旋的余地日见局促，更是连在地板上铺上毡布写写画画的想法都不敢有了。写字画画，当然是需要兴致和灵感的，断不可想画的时候再临时张罗纸墨，须得笔墨纸砚就在边上等着，想划拉时，登时捉笔挥洒立就才好。在家中，这只能是奢望。卑微如老五，又还没阔到建一间工作室的高尚境界，即便有了工作室，你能言不旋踵随时进入想画就画?再说，一个人呆在空屋子里多没意思，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和家人、同事呆在一起的那种氛围，他们忙他们的，我忙我的，闹中取静，静躁相生。

    还好，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划拉。公司是私人企业，办公位本就紧张，笔墨纸砚一铺排，就得一张桌子。加上各种画册、画稿，大小颜

色不等各色纸张，我自己一人的东西比其他员工多出三倍还不止。这些，老板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一直视若无物跟没看见一样，任由我随时胡涂乱画。而且这一画就是十几年。十几年了，公司从十几人扩张到二百多号人。公司每次搬家、办公室调整，部门合并，职务变更，只要是办公室一换，我就会第一个去挑位置，找那个可以铺排得开的角落。有时，老板实在忍不住了也会给出一个主意:别一进门就看到你那一堆，让客人像进了书画院似的，找个一眼看不到的地儿，实在不行找个柜子挡挡……别人听来好像不耐烦，我却一直视为难得的纵容与体贴。每天，早晨早一点过去，晚上晚一会儿下班，一个人猫在自个儿的杓杓里，翻书、写字、画画，把一天的情绪排解一下，常常欢喜沉浸于这种拿笔墨记日记的游戏与快乐中不能自拔。广告虽号曰文化产业，说白了还是伺候人的差使，作揖打躬当孙子赔笑脸是常事，唯有拧亮台灯，独自面对桌上的那张纸片，我才可以长舒一口气:怎么画怎么写，爷自己做主!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幸运的是，没有像杜陵野老那般落魄凄惶，十几年的业身广告保障我养家糊口，且稍有余裕买纸、买笔、买墨，让我能游离于职业画家之外，一直享有自己的一份优游与快乐。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心如止水干得这么沉稳。冠冕堂皇的回答有多种，皆是附会敷衍别人的答案，而我心里边最真实的声音是:这里自由，想干啥就能干啥。这，对于欢喜写字画画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本文为《萍水生风》后记)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吉祥(本报副刊编辑中心副主编)



《读史启悟》  
王春南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春南老师是我们随笔版的老作者，擅长写作历史随笔。他写的历史随笔非常有特色，不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写历史给现代人以借鉴启发。王老师退休前是出版社的编审，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后他将精力也主要放在读书上。他在一篇讲阅读方法的文章中说他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读书计划，而且要求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如他退休后通读了2000多万字的《胡适全集》，让我非常佩服。

这本《读史启悟》是王春南老师退休后所写历史随笔的一个集子，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不发空泛议论，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我读《读史启悟》的时候，会情不自禁联想到现实，两相对照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原来在历史上都可以看到影子。比如读他写的《古代“官二代”何其多》会联想到现在常常被人批判的“二代现象”，而读他写的一系列古代吏治反腐的文章又会不经意间想到现在的强力反腐，能够让人从历史中想明白一些问题。

我很同意他对历史随笔的定位:“可以有书卷气，不能没有书生气。”这也使得他的历史随笔，虽然写的是历史问题，但观照的却是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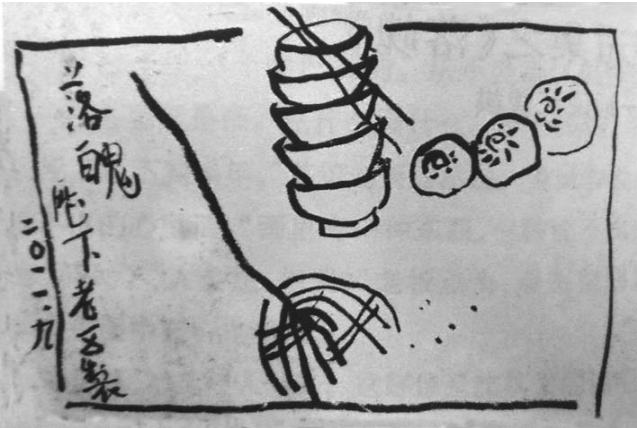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 著

海豚出版社

沈昌文是出版界的“元老”，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他和陈原、范用、陈翰伯等人一手打造的《读书》杂志，“读书无禁区”这句印在杂志创刊号上的醒目标语，在当时引发的效应可谓非常轰动:褒扬者有之，批评者同样不少，在整个社会尚未走出“文革”阴影的时候，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缠绕知识分子许久的精神枷锁，领一时风气之先，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

我读这本书一开始直接跳到了沈昌文老师写《读书》杂志创办前后的这一章，这一部分可以看到他、陈原、范用当时创办杂志的想法与争论，也可以看出当时外界对这本杂志的种种声音。当然，在这本个人自传式的书里，沈昌文老师在介绍自己生平的同时，穿插介绍了从民国至今出版界的状况，书中有他对多位出版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 图选自《萍水生风》